

我们的时代(自序)

1

这个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伴着我的梦。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愈发清晰。

那个叫江珠的女孩,正沿着我的梦走来。如今,她已变得和我一样苍老,脸上也有和我一样的在艰辛、苦难岁月中镌刻下的印痕。

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半个世纪的人事更迭,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半个世纪的人生际遇,连同我半个世纪积淀下来的情感,鞭策着我记录下了半个世纪前的那一段在生命最底层拼命抗争的爱情故事。

那个美丽、善良、勤奋,但敢爱却不敢恨的江珠,你在哪里?那个用柔弱的双肩撑起的那片生活的天空是否依然晴朗?那片天空是否如我一般已是金灿灿的秋?

2

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是我魂牵梦绕的岁月。青春的激情、火热的生活、崇高的理想,充盈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

那
季
节
的
爱

求,更是根植于其中的最美丽的花朵。

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六十年前那段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品味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也许,江珠在追求爱情与幸福过程中的误会、误解、迷惘与执着,对我们今天的人们有一种生活的启示吧?

仅以这部小说,作为对我们那个时代,我们那一代人的纪念。

党中央指示。”他边讲边用手抓住鼻子，往身后摔去，如鸟屎一样的东西立马落地。“今天王社长到我们八队，大家鼓掌欢迎！”社员们也跟着鼓起掌来。

王社长站起来，往前走一步。说：“社员们，在大跃进年代，祖国的建设一日千里，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引导下，我们农村要以粮为纲。今年我们的小麦迎来了丰收，但是全国很多地区发生了自然灾害，所以我们要多向国家交粮援助灾区，今天我给你们一粒‘定心丸’，就是你们把粮食卖光了，你们也不要恐慌，国家会供给返销粮的……”

十

八月末尾的一个明朗的晴天，在玉米地放秋垅的社员们看着要成熟的庄稼，心想：又是个丰收年，觉得心里特滋润，他们更有劲。虽然立秋了，但还是伏天，因为玉米高不通风，闷热缠绕着社员们，他们忙得汗流浹背，为了丰收多打粮，他们根本不在乎流汗。

上午十点，一列从北向南行驶的火车正奔驰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火车到了海屯车站，江海离开了热烘烘的车厢，一到站台，就闻到了潮润的空气里花草的芳香。他觉得自己也变得洁净和高雅了。心情舒畅地疾步朝瑰花村走去，十里多路他一个多小时就走到了村头，正好碰上了八队社员放秋垅收工。第一个打招呼的是队长刘志文：“这不是江海大哥吗，刚下火车吧？”他边说边伸出手，和江海握了握手，“在农场过得不错吧，做啥工作呢？”

“那是个种马场，养马不种地。”江海很自豪地说。

江海说着从兜里掏出香烟，给会吸烟的人一人发了一支。接着说：“那马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个高马大。还有从蒙古进口的鞑

李忠良支书说：“今天晚上你去和八队的管理员讲明，叫他们安排一下，明天你就到大队去上班。”

自从江珠到大队上班，李支书经常帮助她，鼓励她进步。

李支书说：“你是共青团员，要要求上进，要求入党，党组织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着，你应当写入党申请书，如果你入党了，那你就更有发展了。”

“谢谢支书对我的关怀指导，我一定加倍努力工作。”

李福兴站在他家的自留地里，看着马拉犁犁过后的地垄上，白白的土豆，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像宝石一样在黑土地上闪闪发光。

他摸摸这个，又摸摸那个，不由得心情兴奋，脸上露出了笑意。他自言自语地说：“真大呀，个个像小饭碗似的。”他好像从没见过这样的好收成。

李福兴指挥着一家人起土豆，他脚踏在马拉犁翻过的松软土地上，鞋帮被松软的土没了一半儿，似乎踏在鹅毛绒的褥子上。他走起来很吃力，经翻动的新土，蚯蚓在泥土里到处乱钻，李福兴看在眼里心中想，我回家去取一个小铁桶，把这些蚯蚓拾回家，喂我的小鸡。

想到这里，他急转身要往家中走，好险被仰天伸展着的土豆秧给绊倒，他也没在乎。当他取来铁桶，从不远处就看到他家一堆堆的土豆，他满心喜悦，这是收获的喜悦。

他呼吸着浓郁的泥土气息，默默地拾着蚯蚓，心里边细算着一垄地能收多少土豆。他想：全国连续自然灾害，看来今年的口粮还不能多给，但是自己家的土地可是大丰收了，土豆像小山似的堆在地当中，他放心了。

李福兴想，粉碎几麻袋草籽，再加上些小土豆、甜菜叶子，喂头

深,我们俩一起劳动,一起学习。我教你的那四首歌,你要反复地唱,可别忘记了。

你一时也离不开我,使我感到很满足,因为独一无二的江珠,是我的最爱,我喜欢你是那么的温柔。

亲爱的妻,还有一年半我就毕业了,那时候我们该多甜蜜呀,你等着吧小五丫,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

小五丫,等放寒假我给你带回一件礼物,这小东西是我专门给你选中的。你想想我的高兴劲儿吧,一定让你大吃一惊。

祝愿你和全家人身体健康!

忠心地问候!

你的宝英

1962年10月4日于宿舍里

看完信,江珠感觉字里行间仿佛有一只手在温柔地抚慰她的心灵,她真的很想他,她每天计算着日子,盼着他能快点儿放寒假,好回到她的身边来。

这天八队开社员大会,队长刘志文坐在前边的凳子上,等社员们来齐了,他站起来说:“社员们,困难没吓倒我们,今年全国大丰收。公社常委给我们交底了,过去的三年不容易,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今年我们不光要多分钱,粮食也要多分一些,每个人六百五十斤,和以前一样,我们又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富足日子了。”

听到这儿,社员们高兴地鼓起掌来。

十一月份刚过,东北已是结冰的季节了,旭日像醉汉的面孔涨得通红,照在瑰花村的上空,显得很冷清。



不知不觉地落在了炕上。

他质疑地说道：“她怎么会呢？她不会的，我相信她不会做出这样不知羞耻的事情来的。”

老爹说：“你二嫂也是听的传言，我不信江珠会那样儿，等李忠良下班了，你上他家去问一下吧。”

江珠回到家已是晌午了，她忙到厨房帮助李宝琴去做饭。

李宝英从江珠回来没有说一句话，他站在厨房的地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江珠，江珠走到他跟前，双手拍拍他的面颊说：“怎么这样看我，是想我了吧。”

之后又亲了一下他的脸说：“快进屋吧，要吃饭了。”

“大队找你去有什么事？”李宝英面无表情地问。

“啊，是找我了解一些事。”

“什么事呀？还保密？”李宝英追问。

“用不着保密，找我谈话的是公社副书记刘占英，你也认识的。他和我讲，陈宝贵曾占用大队的四千多元钱，让我要揭发检举他，他还乱搞男女关系。他已经走错了路，现在群众都在举报他。如果发现他和哪个妇女走得近些，让我大胆地提出来。还说公社会给保密的。”

李宝英问：“你提出几个？”

江珠说：“一个也没提，平时从没有往这方面想。听刘占英说，陈宝贵光承认妇女队长就有四个，我从来也没有注意到他和哪个女的走得近，也没注意他和谁说笑，我不能信口胡说。可能我有点傻吧，从没往这个事上想，可是我知道他陈宝贵不是个好人。”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个好人，他也把你怎么样了吗？”

“哎呀，你别再问了。”江珠说，“你等吃完了饭我和你讲。”

午后，在通往金星公社的路上走着李宝英和江珠。



“你以后尽量不要再提从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很复杂，没想到的事情都会发生，人们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羞得我都不敢出屋。”李宝英说，“你没有感觉吗？”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痛苦。”江珠说，“我只恨那些造谣的人，等我找出那些恶人，我决不宽恕他们。遗憾的是，你的感情竟然是这样脆弱，你变得让我有些不认识了，你只相信谣言，却不肯信任我。你应当替我分担痛苦才对呀。”

李宝英盯着她看，好似在辩解，又好似在寻找着什么，这短促的一瞥，带着一股凉气，表情中流露出一丝讥讽的味道。

这眼神像一股电流传遍了江珠的全身，江珠不敢相信，这就是她日夜想念的最亲的亲人。

“我为啥这样？是谁造成的，你是明知道的。也许我的神经有点儿过敏吧？我疑虑什么呀？其实我是个大傻瓜，被骗了两年还不知道。”李宝英说，“原来单纯的是我。”

江珠说：“你不信任我，已经伤害了我的自尊，我很难过。如果你一直是这个态度对待我，我忍受不了，那我们还是离婚吧。”

他赌气地说：“离就离，别以为谁离开谁就活不了！”

她说：“我知道你在逼我说这句话，这回你满意了吧。”

他说：“这话应当是我来说呀，我让你忍受孤独寂寞，不能给你幸福，你做出啥事儿来都没错，错的人是我。”

“好了，你不要变着法儿地骂我了，我们这样互相伤害几天了，假如我们非离不可，再过几天就是大年了，要离的话也等过完了大年初五，这几天咱们俩都冷静地想一想，你看行吗？”江珠说。

“你安排的还挺全面吗，”李宝英说，“那我只能服从了。”

他们吵了几天后，谁都不理谁，他们的感情不再融洽了，从年前那次争吵之后，两人开始了冷战。

也许是年轻气盛，他们的性格又都是宁折不弯的，可能是虚荣

再单纯，也得有心呀。咱俩的感情那么好，我是那么喜欢你，怕生孩子，咱俩都在尽量地克制自己，把夫妻间的温存看得很淡，我只觉得欠你的太多了，我怎么能和别人搞那种事呢？和别人就不怕生孩子了吗？”

他说：“你不要再提离婚的话了，离婚是不可以的，叫村里的人知道有多丢人哪，又要笑话我们了。”李宝英推着江珠往回走。

江珠走了几步，又站下来：“我们回去可以，不过你欺负我这么多天，你得给我赔礼道歉。”

李宝英说：“我活了二十一岁了，长这么大还没道过歉呢！我觉得你让我赔礼道歉还为时过早。”

他来了犟劲儿了。“工作队还没走呢，等到水落石出，谁给谁赔礼道歉还不一定呢。”

“好，就听你的。”她说，“我给你提个问题，假如以后我真的被人欺负了，你咋办，离不离婚？”

“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他说：“你问得我好心痛，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你是不是想让我说，不论你做出什么事来，我都不在乎。现在我的心很乱，一时很难回答你。”

“原来你还不信任我？”江珠说，“我是有自尊的，那咱们就去公社，公社的领导们是知情的，我要去找他们还我个清白，看他们怎么整治你。”

李宝英说：“脸不丢尽，你是不会甘心了。好，我奉陪到底。”

他们走进了公社办公室，江珠看到屋里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公社常务副书记刘占英，一个是公社社长汪振华，另一个江珠不认识。

刘占英副副书记看到他们两人，便惊异地看着问道：“大过年

人家的心了。”

“他会理解我的，我们感情一直都很深。”江珠说，“我想他一定会同意复婚的。”

大姐说：“你给他写封信吧，看看他现在是啥意思。”

江珠说：“我现在就去写。”说着她走进里屋写信去了。

江丽和王景田说：“你和通信员讲一下，看到是发给李宝英的信，就让他帮忙扣下，叫他留心一点儿，千万别给她发出去，一会儿你把她要发出的信的地址给记下来，交给通信员。好马不吃回头草，我绝对不会让她和李宝英再来往了，和他复婚是不会幸福的。这回我可要给她把把关。”

因为这是农场，邮递条件不健全，没有信箱，往来的信件都要通过农场办公室走廊里的信斗。江珠把写好的信交给了姐夫王景田，吃过了早饭就上班去了，她寻思着，过半个月就可以接到回信了。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间已到了七月。江珠几乎是天天去办公室，看信斗查信件。已经邮出去四封信了，可李宝英那边始终没有回音，江珠开始胡思乱想起来。难道李宝英他真的不理解自己了吗？他记仇了，他不要我了吗？他不肯原谅我吗？我不信，我要耐心等待。

这天是星期天，吃完了早饭，大姐江丽在外屋说：“江珠你来一下，我有事和你讲。”

江珠从里屋走出来，坐在大姐的旁边。

大姐说：“那个李宝英你就死了心吧，你一连去了四五封信，也不见他回信，人家这意思不是明摆着的，肯定是不同意复婚哪，要是同意的话，早该给你回信了。小傻子你还等个什么劲儿呀？这半年多的时间，给你介绍了五个了吧，你都不同意，你可真是愁死我了。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两个学生也放暑假了，这一年很快

就重来。这一年对咱们也是个考验,如果你能等到我毕业,到那时再结婚会更好,也一定会幸福的。”

李宝英接着问江珠:“你看行不?”

江珠说:“好,我们就一言为定,今天我就回吉林,我不愿意嫁给别人,只想和你在一起。”

傍晚五点钟,江珠下了火车,走在回大姐家的路上。一阵凉风吹过,她觉得心情好爽朗,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太阳刚从绿油油的庄稼后边露出笑脸,一抹柔和的斜阳把云朵反射成金黄色,云朵静静地飘浮着,一切好似在甜睡中。

江珠走着,脑海中憧憬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她心情愉悦地向大姐家走去。

江丽正在厨房里做饭,看江珠进屋,便一把拉她到一边说:“屋里有客人,是政工干事赵国强和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杨树生。你姐夫说了,让我先看一看中意不,正好你也回来了,一会儿你也进屋去,给他们倒杯水去,认识一下。那新毕业的大学生,今年二十四岁,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呀,这回你可不能错过啦。”

“大姐,我去哈尔滨找李宝英去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等他。”江珠说,“明年七月份他就毕业了。”

“啊?你还要等他呀?我和你说了,我不同意。”大姐说,“你在我这就得听我的。他现在毕业,我也不让你和他复婚!天下的男人多的是,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听大姐的话,姐也是为你好呀,姐还会害你吗!”

“大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疼爱我,我都记在心里,我心里离婚的痛苦一时还没有减退,现在我绝对不会再订婚的,我可以进屋招呼客人去。”她进屋和屋中的人打了招呼,给他们都倒了一杯水,便到厨房去帮大姐准备晚饭去了。